

第三十五章 京中殺人細無聲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京都遠比北疆溫暖，春意早上枝頭，催開朵朵花朵。每到夜裏，萬家***鬧春橋，十分熱鬧，十裏紅燭映花河，萬般香豔，正是踏春賞春弄春褻春的好時節。

但到了白天，京都卻有些安靜，似乎無論是百姓還是官員，都有些難禁春困，懶懶地不欲多動，所以街上前沒有太多行人。

晌午時分，一位麵帶陰沉之色的書生，攙著一位婦人從京都的東城門裏走了進來。這二人的表情動作不似母子，也沒有去客棧居住，而是直接去了京西一處不起眼的宅子，隻有極少的人知道，這宅子的真正主人，是都察院的一位禦史大夫。

春困不可擋，但可以驚醒。三月中的某日，如同春闈之後的那日般，無來由幾道春雷劈過，一場淅淅瀝瀝的春雨降了下來，浸濕了京都裏的每一座建築，每一條小巷。

在監察院四處從江南索回相關貪官鹽商之後，科場弊案終於審結了，除了一位侍郎被判流三千裏，其餘一共十七位涉案官員都被判了極刑，這是皇帝陛下的旨意，而且鐵證如山，沒有哪方勢力敢再多嘴，也沒有哪個文臣敢提出絲毫意見。

禮部尚書郭攸之也判了斬刑，這是慶國開國以來，獲死罪的最高級官員，消息一出，朝野震驚，據說連太後都到陛下宮中求情，但是皇帝陛下一番溫和言辭之後，又抹了些天子之淚，改成獄中絞刑，留郭尚書全屍，太後方自黯然，不再多言。

與郭攸之一道赴死的，還有十六位官員。

...

兩點緩緩從天上墜落下來，落在京都平日裏最熱鬧的鹽市口地麵上，卻依然沒有驅趕走那些冒雨觀刑的京都百姓。

十六位身著白色刑衣的官員，跪在早已搭好的木台之上。衣上早已是血跡斑斑，想來是受了不少的大刑。這些往日光鮮的官員，如今卻是麵色喪敗，頭發胡亂糾結。看著淒慘無比，隻是不知道監察院用了什麼手段，有些精神強悍些的犯官強自睜開無神的雙眼，想在觀刑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親人，嘴唇大張，卻始終喊不出話來。

奉旨監刑的三司與監察院一處代辦沐鐵坐在蓬台之下，看著眼前的這一幕。沐鐵麵無表情，但其餘的文官們臉上卻有些不自在。那些刑台之下待死的犯官，都曾經是他們的同僚，也曾在花舫上一同快活過，在酒桌上一同醉過，如今卻要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死去。

雨水落到鹽市口旁邊酒樓的屋簷之上，再沿著瓦片邊的水道往下匯流，集成一道由天而至的小瀑布。此地的樓房極多，所以小瀑布也有十數條，像白龍一般擊打著青石地麵。發著啪啪的聲音。

有高官站起身來，高聲宣旨，隻是被這些小瀑布的啪啪聲一猶，顯得有些聽不清楚。圍觀的人群隻看見他的嘴在動著，卻不知道是在說些什麼，隻見最後那位高官麵色一肅。厲聲高叫道：“斬！”

圍觀的百姓聽清楚了這個字，馬上興奮了起來。發聲喊便往前擠去，想離木台近些好欣賞這種難得一見的熱鬧。

木台上的劊子手啐了一口唾沫。抹去臉上的雨水，將大刀背至身後，一腳向前，伸出左手輕輕摠了摠第一位犯官後頸，砍認了骨節的位置，然後大吼一聲，刀光一閃！

刀落之時，像是利刀斬入豬肉一般發出聲悶響。

刷的一聲，鮮血從那無頭腔孔裏噴射了出來，濺得老遠。那名犯官的頭顱頹然落到木台之上，似乎還在恐懼著慶國朝廷這把大刀，咕隆咕隆地滾了起來，竟是借著雨水流勢，一直未停，滾到了木台邊，落了下去。

看見一個睜眼惘然，滿是血汙的頭顱落到自己腳下，先前還興致勃勃的京都百姓們嚇得往後退了一大步。

頭顱滾動之處，留下一道血痕，隻是被雨水一衝，迅疾淡去無蹤。

...

直到此時，觀刑的百姓們才發出一聲喝彩，但叫好的人並不怎麼多，也不怎麼整齊，顯得有些寥落。高台之上，坐在最下手椅上監刑的沐鐵麵上露出了不豫之色。

緊接著劊子手又是一刀，又是一個頭顱落地，又是一道血光上天，又是一陣驚呼，又是一條性命從此不在。執刑的劊子手一共有三個，不過片刻功夫，十六名把官便被齊齊斬首，隻留下滿地汙血與屍首。

隨著斬首的進行，圍觀的人群漸漸膽大起來，喝彩的聲音也是一聲高過一聲，最後那位禮部奉正的頭顱終於慘然離開自己身軀的時候，那聽好的聲音更是震天一響！將這漫天雨絲都嚇得飄離起來。

幾位京都府的衙役在人群裏忙著找先前落下的犯官頭顱，卻是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。

一會兒之後，一條黑狗從人群裏跑了出來，嘴裏叼著一個頭顱，鋒利的牙齒咬著那頭顱上的耳朵，一雙狗眼四處瞥著，狗眼裏的光芒卻無來由讓人感覺一片陰寒。

“汪！”黑狗屁股上挨了京都府衙役一刀鞘，吃痛鬆開嘴裏叼著的頭顱，哀鳴數聲，躡進了大雨之中

其後數日，連番動作再出，刑部尚書因貪贓枉法事發，被監察院在他的三姨太別院中搜出金銀若幹，犯禁物若幹，上報朝廷，轉大理寺議處，奪職降為夷州州判，竟是直接由從一品降成了從七品。

夷州遠在南方，多瘴氣熱毒，隻怕這位刑部尚書韓誌維再也沒有回到京都的那一日。

而都察院禦史郭錚表麵上似乎沒有受什麼影響，但依然被朝廷尋了個由頭，直接趕去了江南。江南雖然是水美人美之地，但監察院四處在江南早已布滿人手，隻看什麼時候動念頭，把他如何。

朝中的文官係統一方麵是因為宰相的關係，一方麵也是覺著監察院手握實據，而且下手不是太狠，所以並沒有抱成一團，因為此事而對監察院大加攻訐。

但所有的官員都知道，這是報復，這是監察院因為那位遠在北域的提司範閑，對於刑部大堂一事**裸的報復。

...

報復與反報復，控制與反控制，直到最後達成一種默契的平衡，是慶國官場這幾十年來不變的主題。所以沒有人想到，當監察院與宰相的報復很寬容地停留在一定限度下時，來自於信陽及皇後處的反撲，依然如此快速的到來。

前麵提到過的那位年輕書生，正是此次因為家中老父去世，所以不能參加春闈的賀宗緯。他是大學士曾文祥的學生，一向與郭家走得親近。沒料到在家鄉時就聽見那條爆炸性的消息，尚書大人在獄中待死，家產被抄，自己的好友郭保坤更不知道流落去了何方，最讓賀宗緯有些憤怒的是，東宮的太子竟然在這件事情上沒有伸出援手！

與賀宗緯一道入京的那位婦人，說來身世更是離奇，竟是吳伯安的妻子。那位吳伯安正是長公主安插在相府裏的一位謀士，去年勸唆著林家二公子與北齊方麵聯手，想在牛欄街刺殺範閑，不料最後卻慘死在葡萄架上。

林若甫身為宰相，對於這個害死了自己唯一正常兒子的吳伯安自然是恨之入骨，雖然吳伯安早死，但吳家在山東一地仍有不少家產。當地的官員正是宰相大人的門生，所以奉著上意，對吳家好生折磨，短短半年時間裏，也不知投刮了多少銀兩，更將吳伯安的親生兒子無故索入獄中，大刑致死。

這位婦人雖不識文墨，卻也知道宰相勢大，斷不是吳家可以抗衡，但心傷兒子慘死，竟是將心一橫，單身一人往京都裏闖準備告禦狀。

在城外稍歇之時，這位可憐的吳氏很“湊巧”地恰好遇見了回京的賀宗緯。

賀宗緯是個聰明人，一聽之後，便知道此事大有可為之處，便好生安慰那吳氏婦人，說自己一定會想辦法替她謀個公道。

入京之後，賀宗緯憑借老師的關係，暫將吳氏安頓在了一位告老禦史的府第之內。在那些天裏，經常有些神秘的人物出入府第，溫言細語的問吳氏，關於家鄉慘劇的一些細節。

賀宗緯有些漠然地看著這一切，隻是當吳氏有些惶恐不安地向自己發問時，他才堆起滿臉微笑，安慰她說，朝廷的正義官員正在著手，宰相大人馬上就會垮台。

老禦史府的花園有些破敗，站在假山之後賀宗緯臉上閃過一絲微微的得意，將懷中信陽方麵的密信毀掉，想到宰相垮台之後的京都官場，不由想到了相爺的親家範尚書，想到了那位有些冷漠的範家大小姐，心頭微熱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